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background image of a library with bookshelves filled with books. A large, solid red shape, resembling a stylized silhouette of a person's head and shoulders, i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are printed in white on the red background.

丁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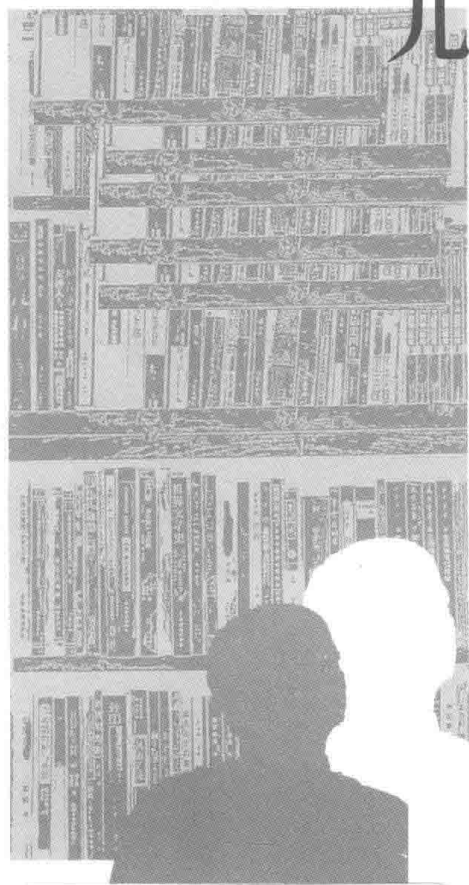
图书馆长的 儿子

作家出版社

图书馆长的儿子

丁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书馆长的儿子 / 丁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212-0137-6

I. ①图…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7207 号

图书馆长的儿子

作 者: 丁 力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172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37-6

定 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从“马桶盖”到“留级生”	001
第二章 兵团	023
第三章 矿冶学院	049
第四章 有色所	063
第五章 深圳科技园	101
第六章 上市公司	123
第七章 图书馆	176

第一章

从“马桶盖”到“留级生”

一

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小时候的理想居然是当总统。

我一直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呢？

我出生在一个不发达省份的非省会城市，父亲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员，离“总统”一百杆子也沾不上一点关系。并且，就是这样一个小官，也逃脱不了进一步被贬的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随父母下放到靠点煤油灯照明的农村。最糟糕的不是照明，而是上厕所。乡下的厕所是“纯天然”的。半截土墙围一个茅坑，坑壁因陋就简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一口残缺的水缸，所以当地老乡称厕所为“茅缸”。比较奇葩的是一个豁口饭锅。用饭锅做茅坑，看着就让我不舒服。但这就是我真实的生活环境，由看不惯到渐渐适应，再习惯成自然。我成了地道的乡下人，经典标志是头上顶着一个“马桶盖”。当父亲获得“平反”，全家欢天喜地回到城市时，我却开始新的不适应。因为“马桶盖”，我被完全孤立，成为同学们集体嘲笑的对象。我不明白，在乡下挺时髦的头型，到了城里怎么就立刻成了“马桶盖”呢？叫什么不好，干吗非得叫“马桶盖”呢？更不能容忍的是，居然有别的班甚至别的年级的同学专门跑到我们班上来瞻仰“马桶盖”。事情过了几十年，如果你现在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问起我们那一代人，说出我的名字肯定无人知晓，但说起“马桶盖”，说不定立刻有人眼睛放光。

我决定为自己“平反”。正在与家乡联系，打算捐献一座图书馆，条件是：以“马桶盖”命名。

虽然回到城市，但父亲并没有落实之前的职务，只被安排在一座废弃的图书馆工作。与其说是“馆长”，不如说是保管员。因为图书馆已经不对外开放，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任务就是看守这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

除了需要专人看守之外，“馆长”的职位还能顺便解决我家的住房问题。

图书馆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单门独院。院落不大，中央却挺立着一颗白玉兰，耀眼且清香阵阵，树干乃至每一片树叶都干干净净，绝不拖泥带水或藏污纳垢的样子，显得雍容厚实，处处透露着高贵气质，昭示着这栋建筑不同寻常。应该是一座早年的别墅或洋房吧。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在我们那座小城市，怎么会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建筑呢？

外墙灰色，准确地说是水泥色。水泥被做成麻鼓癩癩的，像是一坨坨水泥随意而密集均匀地砸在墙上，晾干之后形成的样子，或者是稀巴烂的水泥糊在墙上，贴上一块木板，沾住水泥，然后猛地把木板拨开，水泥被沾起而形成的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模样。更可能是用特制的专门模子拓出来的。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已经见不到这种外墙了。

麻鼓癩癩的墙上布满了爬墙虎，只是在有窗户的地方露出玻璃和被爬墙虎半遮半掩的红色窗框。红漆不仅斑驳，而且已经褪色，明显年久失修。这让我心存不安，担心蛇顺着爬墙虎上墙并钻进窗户。我是怕蛇的。并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天生就怕，怕在基因里，所以，一到晚上就神经质地认真检查窗户是不是关好。

楼道很狭窄，还拐弯。木质楼梯和扶手被磨得异常光滑，受力的部位凹陷下去，露出清晰的木纹，光滑得像上了釉，似刻意打磨的工艺品或闲人手上的把玩件，值得仔细玩味。墙壁上挂着两个形状奇异

的玻璃瓶。玻璃瓶是封闭的，没有瓶口，似融化封死的样子。父亲告诉我是灭火器。我第一次知道灭火器还能做成这种形状，更惊叹固定它们的铁夹子像新的，红色的油漆如新喷涂的一般鲜艳。灭火器有年头了，为什么固定它们的铁夹子还像新的呢？既然有年头了，它们还能“灭火”吗？好在公家配备了新式灭火器，像一尊尊炮弹，静卧在墙脚，天天整装待命，那两个奇怪的老灭火装置成了摆设，或充当这栋建筑年代久远的佐证。

最让我长见识的是卫生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卫生间”。明显不同于乡下的“茅缸”，亦不同于之前我经历的“厕所”。卫生间很大。最令我惊奇的不是抽水马桶，而是巨大的浴盆。我没办法形容它具体有多大，只能凭自己的印象，在我深圳的别墅里专门做了一个。倘若你有机会来我家做客，我专门请你上一次卫生间，你就一清二楚了。

我不习惯抽水马桶。尽管搬进去当日父亲就教会我怎么使用，但我愣是用不惯。关上门，双脚踩在檐口上，拿抽水马桶当乡下的茅房或学校的蹲坑用，才舒服。

正房四间，每间都比教室小不了多少。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四间屋子里全部堆满图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为方便取书，不得不配备移动木梯。真正属于我们居住的地方，其实只有楼下的大厅和楼上的过道。好在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任由我们摆布。我和父母住楼下，四个姐姐住楼上，虽不宽敞，但也足以容纳我们全家。因为是木地板，姐姐们可以直接在书架下或楼道上随便找个位置铺床褥。我和父母倒是有床，就那么放在大厅里。父亲的案桌也是我们家饭桌，平常父亲在上面工作，吃饭的时候就充当餐桌，我和父亲拿床沿当椅子，坐在床沿上吃饭。今天想想不可思议，当年感觉蛮协调。

大姐很快被安排了工作，搬到外面住单身宿舍了，只是周末才回来吃顿中饭。二姐即将毕业，蠢蠢欲动，好像跟这个家有仇似的，盼望早一日离开。但她没有等到出去住单身宿舍，却等来上山下乡，再回到农村。母亲唉声叹气，我觉得不合逻辑，既然如此，二姐还不如

不随我们回城直接留在乡下算了。三姐四姐的命运差不多，离开这栋建筑后，奔赴广阔天地。理由是，我大姐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我父母属于“身边有子女”的。但大姐住集体宿舍，并不真正守在父母“身边”，真正陪伴父母的其实只有我。

我的生活是看书。

并非我天生喜欢看书，更不是我爱“学习”，实在是我的世界只有书。

没手机，没电脑，没电视。关键是我没朋友，谁愿意跟“马桶盖”做朋友呢？和同学在一起，只能被他们嘲笑。尽管我早已不剃“马桶盖”了，但名声在外，覆水难收。我只好待在家里，待在那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里。

没有高考，因此也就没有“升学率”，老师没有抓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也不敢抓，抓多了，有推行“白专道路”嫌疑。我们不用考试，也从来没有家庭作业，放学之后，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栋孤立的建筑，因此我们也没有邻居。

下午常常不上课，至少不会上主课，最多就是体育课或劳动课，再不然就是政治学习或学工学农之类。总之，我下午可以不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很早回来。同学们点个卯就结伴去玩儿，或做着各种能吸引女生注意的游戏。我没有受邀，也比较知趣，不敢主动往上凑，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母亲通常在白玉兰树下做针线活儿。陪伴她的是一只浅浅的竹编小筐，里面放着针头线脑碎布头和鞋样子。显然，母亲沿袭了农村妇女的做派。乡下的大嫂大婶下午总是这样就着阳光做针线活儿，缝缝补补或纳鞋底。除了最热的夏天担心手上出汗弄黑了布料之外，她们似乎常年都在纳鞋底。先用锥子在千层底上扎个孔，然后用顶针把串着麻线的大针串过去，收线，拉紧，再使劲一拧，麻线就结结实实镶嵌进千层底了。被拉紧的麻线凹下去，旁边就凸了起来，立体感很强，摸上去硬邦邦的，结结实实，敲在大腿上砰砰响。她们通常三五成群

说说笑笑，或神秘秘议论张寡妇跟生产队会计偷情的事情，再不然就说李家公公踮起脚尖偷看儿媳妇洗澡等等。但我母亲此时孤身一人，在挺拔的白玉兰树下显得孤单而渺小。

我从白玉兰的另一边穿过庭院，径直进屋。

窗户全部敞开。这是父亲每天的工作，图书要通风。早晚湿气重，必须选择午后最热的时候敞开窗户。

我不敢楼上楼下乱跑，因为父亲在门厅里整理图书目录，整个建筑安安静静，地板和楼梯都是木头的，我一跑，嘭嘭嘭响，父亲肯定会皱眉头。起先我无所事事，偶尔抽一本书随便翻翻。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书籍或施工手册，但我居然能看得进，估计是实在太无聊了吧。我像一块完全干燥的海绵，什么水都能吸，实在没有水，连油也要吸。那些我完全不懂的技术书籍，即使今天估计我仍然看不懂，当时居然能整本整本地看完，不可思议。

父亲对我看书并不反对，好像还挺支持。那时候父母对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跟城里的孩子学坏，我不与人接触，一个人在家看书，至少不会“学坏”吧。

我胆子大了一些。起初为了避开父亲的目光，我总是躲在楼上，现在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从楼上慢慢扩大到楼下。楼下的图书专业性不那么强，因此有趣许多。比如天文学，比如哲学，还比如心理学等等。我仍然看不懂，但至少比工程技术类专业书有趣。

第一次因阅读引发我思考的是天文学。它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知道太阳系的渺小，地球更小。从整个宇宙考量，地球几乎可忽略不计。至于人类，我们在地球上的地位其实还不如鱼类，人类仅仅是陆地上众多生物中的一种，而陆地上所有飞禽走兽加起来体量上也不及海里的鱼类。既然如此，那些争权夺利甚至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不是很可笑吗？

第一个夸我“神童”的人是陈伯伯。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下放到山区，回来找人“落实政策”，带了一些山区产的茶叶，也给我父亲一斤。

“自己炒的，新茶。”陈伯伯说着，还把茶叶打开，厅里顿时弥漫着清香且略微带一点干燥烤焦的味道。我也被吸引到桌边。

“你自己做的？”父亲一边凑近闻一边问。

“是，亲手炒的。”陈伯伯说。

“行呀，”我父亲说，“你好歹学了一门手艺。”

“学这手艺有什么用？”陈伯伯说。

大概触及到敏感话题了，他们有短暂的沉默。父亲好像还轻轻叹了一口气，表示无可奈何或为陈伯伯惋惜的样子。

“不应该说手‘炒’的，应该说是手‘揉’的吧？”我问。

父亲和陈伯伯大概都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们似来不及反应，发愣似的看着我。

我接着说：“第一道工序旺火用竹铲子炒，最后一道工序文火用金属铲子翻，中间是用手揉。”

父亲抱歉地对陈伯伯笑笑，似乎在为我的失礼而抱歉。

陈伯伯并没有认为我失礼。他很吃惊，惊喜地弯下腰，我们的脸因此贴得很近。陈伯伯对我说：“对，你说的完全对。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书上写的呀。”

说着，我旋风般地转进屋里，拿出一本《制茶工艺》递给他。

“老丁啊，”陈伯伯说，“不得了，真的不得了。你家出了神童啊。”

我并没认为自己是“神童”，只不过碰巧看了一本书罢了，仅此而已。

但我能感觉阅读带来的快感。有一种别人不懂我独懂的窃喜和

自豪。

我似乎从陈伯伯的惊喜中受到鼓励，更加热衷于看书。之前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无意之举，后来好像是有意所为了。随着一楼“宝库”的逐步发掘，类似的喜悦和自豪越来越多，老师上课讲“路线斗争”，我立刻想起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居然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快感。事实上，每一门课我几乎都能“先知先觉”。上物理课，老师刚讲到“惯性”，我就立刻想到牛顿的力学定律；老师讲能量守恒定律，我在下面小声嘀咕这叫“热力学第一定律”。老师不得不停下课，走到我身边，让我再说一遍。我就大声再说一遍。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疑惑不解，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书上写的呀，热力学共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其实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决定能量流动方向，第三定律也叫绝对零度定律，也叫“熵”定律……老师摆出类似陈伯伯的表情。我有些得意，虚荣心得到满足。类似的情景发生了几次，我就产生了优越感，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真是“神童”，甚至偶尔产生自己将来会成为“伟人”的想法。当然，只是偶尔冒出的感觉，并没真的以为自己“伟大”。我或许就是这时候萌发当“总统”念头的。果真如此，我岂不是与那些整天想着争权夺利甚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一样可笑？这与我从天文学获得的启迪很矛盾啊。

唯一的解释是我读书读傻了。

我真的读傻了。

我变得瞧不上任何人。任何人，拿“总统”的尺子一量，还够撑满我的眼眶吗？“总统”成了我的“精神胜利法”，比鲁迅笔下的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阿Q只幻想自己是别人的“老子”，我则假想自己将来当“总统”。同学们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则视他们为“羊群”。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但读书也有好处。

如果不读书，“马桶盖”不仅让我孤独，还可能让我变得孤僻，因为成天读书，我有时候会站得很高。人世间天大的问题，从宇宙角度一看，就不是问题了，何况一个小小的“马桶盖”。我因此变得“孤

傲”起来，仿佛“世人皆醉我独醒”，常常抱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这当然也很糟糕，但毕竟属于“心态”层面的，没有上升到“性格”高度。我觉得这种“孤傲”的心态比“孤僻”的性格危害性小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虽然不怎么上课，但因为阅读量大，视野开阔触类旁通，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起初我不知道，既然不考试，谁知道谁的学习成绩好坏。可那一年突然抓起了教学质量，也就是后来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恢复考试，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凸显出来。物理和化学几乎每次都能考满分。而且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用功”，甚至连“认真”都说不上，那些题自然而然就难不倒我，包括附加题。

我有些自鸣得意，常常盼望考试。甚至，我希望天天考试。这么说吧，我希望学校不用上课了，专门考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见，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不仅仅体现在当总统的“理想”上，也体现在希望学校不上课只考试上。

我还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我也想引起女生的注意。每次考试，我都第一个交卷，而且离开教室的时候，故意把桌椅弄响，生怕同学们不知道我第一个交卷了。

刚开始是泛泛地想引起女生的注意，后来就有了具体目标。我最喜欢班上一个叫毕燕的女生。为此，我曾多次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理由仅仅是其中也有一个“燕”。每当我念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班上的那个“燕”。天知道我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毕燕既不苗条，也不是尖下巴。白白的，胖乎乎的，眼睛倒是特别明亮。难道我仅仅喜欢她的眼睛？不是。我是喜欢她整个“人”。因为每当我朗诵《海燕》的时候，想到的绝不仅仅是毕燕明亮的眼睛，而是她整个“人”，包括她圆圆的下巴和胖乎乎的脸。但我并没有“追”她，连纸条都没写。我用自负掩盖自卑。明明是她不可能瞧得上“马桶盖”，我却假想她不配做“总统夫人”。排解单相思的办法仍然是看书，故意看一些深奥的书，感觉越是深奥就越显得我有

“学问”。我甚至浅薄到当面卖弄。在离毕燕不远的地方，故意用她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出一些同学们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或概念，比如热力学第三定律中关于“熵”的概念等等。其实这些术语或概念我自己也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所云，但仍然要说，故弄玄虚，这不是浅薄的卖弄吗？

很快，我遭遇了“现世报”。

四

“回潮”确实给了我彰显自己学习成绩的机会，但除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好处，相反，我还因此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我被留级了。

在我看来，“留级生”比“马桶盖”更加丢人。后者错不在我，前者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的“现世报”。

作为“回潮”的高潮，学校恢复了升级留级制度。但不是像“文革”之前那样按学习成绩好坏或考试是否及格决定升级留级，而是下指标，每个班必须一个留级，不多不少。决定谁升级谁留级也不看学习成绩或考试分数，而是看政治表现。但是，什么叫“政治表现”呢？没人说得清。我当然更不明白，说实话，即使在今天，我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政治表现”，以及如何判断一个小孩子“政治表现”的好坏。我估计老师当时也不明白。但我们班主任有办法，她没有仅凭自己的印象决定某个同学升级还是留级，而是走“群众路线”，让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民主”。因为每个班只有一个同学留级，所以，升学的就不用选了，只选留级的。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举一个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级。

蛮正式。老师监督并亲自收票点票，叫两个同学上来帮忙唱票和

计票。计票方式是在黑板上画“正”字。唱票的喊到谁，计票的就在黑板上写上该同学的名字，然后在名字的后面画一笔。整个过程当着大家的面进行，公开透明，因此我相信它也公平公正。为体现公平，老师没有叫班长或学习委员上来唱票、计票，而是叫了两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女同学。

第一票就是班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不是推荐好人好事，而是推举“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级，怎么能选到班长头上呢？

班主任似乎也不相信，一面让大家安静，严肃一点，一面伸手要过那张选票，看一眼，似担心唱票的同学看错了，确认无误后，示意继续。计票的女生立刻在黑板上写上班长的名字，然后在后面认真画上一横。我知道，她画的是“正”字的第一笔画。

班主任扫视大家一眼。也扫视到我。我心里一惊，感觉老师的目光在我这里有停留。难道老师认识我的笔迹？知道班长的这一票是我投的？

不会吧，我特意用左手写的，老师还能看得出来？

黑板上的名字越来越多。居然出现我的名字。我不但不觉得难堪，相反，还很开心。因为，这说明搞恶作剧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班长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完整“正”字的时候，我彻底放心了。老师就是怀疑我也没有用，总不能班长的5票全部是我一个人投的吧？

我竟然有些得意起来。

班主任的目光再次投向我。这次比较明显，在我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让我成为“焦点人物”。

班主任目光如炬，令我一个激灵。忽然发觉全班突然安静下来。再看黑板，才知道唱票结束了，我的笔画最多，19票，差不多把4个“正”字写完。

我傻了。

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表情，估计脸色也很苍白吧。

我跑了出去。

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

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空旷，不像现在被开发得这么精致和密实。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散”，到处都有空地。在学校和我家之间，稍微改变一点方向，就能爬上一座小山包。山包不高，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山脚下还有零星的菜地，估计是闲不住或经济拮据的居民见缝插针种植的。我坐在小山顶上，看着我家也就是我们那座城市图书馆的屋顶，哭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是我？

到底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知书达理，这个问题很快想明白了。既然我都能恶作剧地投班长一票，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投我一票？但我得票最高，这又不仅仅是恶作剧这么简单。估计与“马桶盖”和我的“总统梦”有关吧。主要是“总统梦”，让我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处处显摆，那么早交卷还故意把桌椅弄响，能不遭人嫉恨和讨厌吗？换上是别人我也讨厌。在“政治表现”无法量化的前提下，同学们只能凭自己的好恶投票，我都在心里把他们当“羊群”了，他们不投我的票投谁？

第二个想到的是毕燕。

毕燕应该没有投我的票吧？我在冲出教室之前，下意识地看她一眼，发现毕燕也正好在看我，我们发生短暂的对视。正是这个对视，让我冲出教室。因为，我不想当着她的面掉下眼泪。虽然目光对视极为短暂，但印象非常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什么眼神呢？意外？震惊？不可思议？还是惋惜、叹息或同情？……我说不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毕燕的眼神中，我没有看出得意、嘲笑和幸灾乐祸，因此我相信，她没有投我的票。

其实她一个人是不是投我票无关大局。我们班总共 56 个同学，我得了 19 票，说明绝大多数同学没有投我的票。但就是这 19 票，我也最高。我们班留级的非我莫属。现在，已经不是我认为毕燕是不是够

格当“总统夫人”的问题，而是我如何躲着不能再与她见面的问题。事实上，我打算躲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投我的票。

我最后才想到父母。

主要是担心自己怎么面对他们。我倒不是怕父亲打我。父亲从来不打我。他比较重男轻女。上面四个全是姐姐，我成了家里的“独宝”。曾经隐约听谁开玩笑说过，如果我上面有一个哥哥，父母就不会再生我了。但我上面没有哥哥，只有姐姐，所以我是家里名副其实的宠儿，他们舍不得打我。但是，我也因此承载着父母的全部希望。自从陈伯伯夸我是“神童”之后，父母嘴上虽然没说，心里肯定是高兴的。母亲逮着机会就假借陈伯伯之口说我聪明，父亲倒是没有这样说，甚至在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他还谦虚几句，可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比如亲戚朋友来讨教什么问题，父亲就会假装开玩笑或不经意地“考”我一下。他知道这些问题难不倒我，故意让我展露“博览群书”后的“知识渊博”。如今，我这位“知识渊博”的“神童”突然成了“留级生”，他们的脸往哪儿搁？他们的失望对谁说？他们怎么承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我倒希望父母打我一顿。我确实该打。他们打我了，把心中的怨气和委屈发泄出来了，或许就好受一点，我自己也会好受一点。但我知道，他们是肯定不会打我的。这就让我更加难受，更加无所适从，完全不知所措。

我不是一个泪水充沛的人，眼泪很快就哭干了。泪痕结在脸上，能感觉到它们曾经的存在。

我坐在小山包上，遥望自家的屋顶，当然，也就是那座小图书馆的屋顶。屋顶红色，但红得不是很鲜艳，是瓦红色。可图书馆的瓦又不同于一般瓦房的瓦，似乎比一般的瓦坚硬一些，结实一些，也光亮一些，却也没有光亮到鲜艳的程度。应该是光亮得结实而含蓄那种吧。随着夜色的降临，含蓄得更加彻底，居然与周围的景色渐渐融为一体。

我担心父母着急。我仿佛听见爸爸妈妈在叫我。

我决定回去。

我总要面对父母。

我把小山包想象成地球之外的某个天体，现在，我从这个“天体”上遥望自己的家，“留级”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下山，回家。

五

从山顶往下看很近的距离，近到似乎可以听见爸爸妈妈叫我，真走起来，其实蛮远。当我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我们家却灯火通明。父亲把图书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灯全部打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多灯。特别是楼上楼下那四个比教室小不了多少的书库，全是日光灯，在黑暗的背景下，居然那么耀眼，光芒四射。我们家像是在办什么盛大的喜事。

这是我们家成员最齐的一次。连“准成员”小徐哥哥都来了，他是我大姐的男朋友。二姐和三姐当时还没有男朋友，如果有，估计也会来。

见到我，大家又惊又喜还似乎小心地回避着什么。我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我留级的事情了。我通常下午三点半就回来，大多数时候在看书，偶尔被母亲打发去排队。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我也无所谓，反正带一本书，边看边排队，不耽搁。明天星期天，今天下午该我排队卖肉，三点半没回来，父母一定很奇怪，再等等，就变成了焦虑，最后终于找到了学校，知道我被留级了。我能想象他们的愤怒，跟老师吵了一架也说不定，但这时候当着我的面，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装得最像的是我父亲。大家围着我嘘寒问暖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父亲悄悄地上楼关灯，一间一间屋子非常认真地关灯。等把该关的灯全部关闭，稍等一下，才缓缓下楼。

我们的目光都聚焦于父亲，仿佛被留级的是他，他才是今晚的